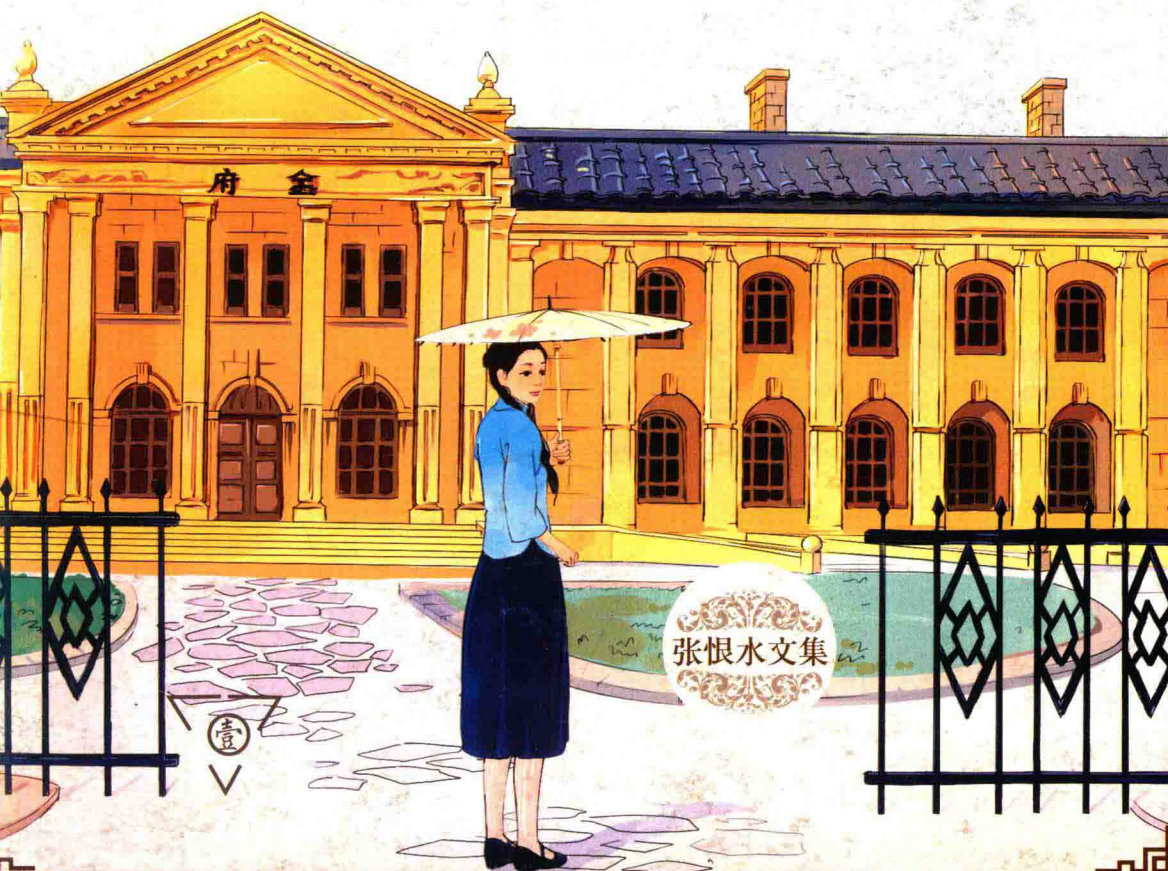


锦绣文丛·百年经典

金粉世家

张恨水——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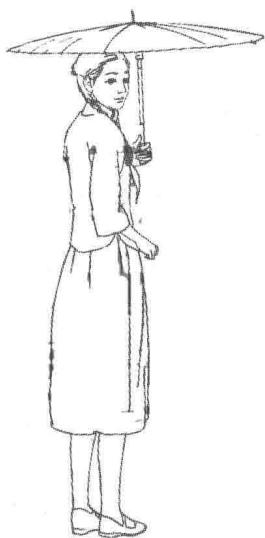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锦绣文丛·百年经典

金粉世家

张恨水——著



张恨水文集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第三十八回

拥翠依红无人不含笑
钩心斗角有女乞垂怜

燕西见秀珠生气去了，心里也有些气，只管让她二人走去，却未曾加以挽留。背转身仍到来今雨轩，和曾乌二小姐谈话。曾美云自燕西去后，就问乌二小姐道：“这白小姐就是七爷的未婚妻吗？”乌二小姐笑道：“也算是也算不是。”曾美云道：“这话我很不解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怎么弄成一个两边倒呢？”乌二小姐道：“你有所不知，这白二小姐是他们三少奶奶的表亲，常在金家来往，和七爷早就很好，虽没有正式订婚，她要嫁七爷，那是公开的秘密了。七爷今年新认识一位冷小姐，感情好到了极点，慢慢地就和白小姐疏淡下来了。而且这位白小姐又好胜不过，常常为一点极小的事，让这位燕西先生难堪。所以他就更冷淡，一味地和冷小姐成一对儿了。不过这件事，他们家里不很公开，只有几个人知道。这位白小姐更是睡在鼓里，不曾听得一点消息。所以她心里还是以金家少奶奶自居，对这未婚夫拿乔。其实，七爷的心事，是巴不得她如此。只要她老是这样，把感情坏得不可收拾，自然口头婚约破裂，他就可以娶这位冷小姐了。这位冷小姐，我倒是遇过好几次，人是斯文极了。我也曾和她说过好几次，要到她家里拜会她，总又为着瞎混，把这事忘了。”曾美云笑道：“我看这样子，你和七爷的感情，也不错啊。”乌二小姐脸一红，笑道：“我不够资格，不过在朋友里面，我们很随便罢了。”曾美云笑道：“很随便这句话，大可研究，你们随便到什么程度呢？”乌二小姐道：“我虽不怎样顽固，极胡闹的事情也做不出来。随便的程度，也不过是一处玩，一处跳舞。我想人生一世，草生一春，多久的光阴，转眼就过去了。这花花世界，趁着我们青春年少，不去痛快玩一玩。一到年老了，要玩也就赶不上帮了。”

正说到这里，燕西却从外来了。曾美云笑道：“白小姐呢？怎么七爷一个人回来了？”燕西道：“我并不是去找她，和白太太有几句话说。”乌二小姐笑道：“你和谁说话，都没有关系。言论自由，我们管得着吗？”燕西笑道：“密斯乌说话，总是这样深刻，我是随便说话，并不含有什么作用的。”乌二小姐笑道：“你这话更有趣味了。你是随便说话，我不是随便说话吗？”曾美云道：“得了得了，不要谈了。这样的事，最好是彼此心照。不必多谈，完全说了出来，反觉没有趣味了。”燕西笑道：“是了。这种事只要彼此心照就是了，用不着深谈的。”说时，对曾美云望了一眼。曾美云以为他有心对她讥讽，把脸臊红了。乌二小姐笑道：“你瞧瞧，七爷说他说话是很随便的。像这样的话轻描淡写，说得人怪不好意思，这也不算深刻吗？”燕西连摇手道：“不说了，不说了，我请二位吃饭。”那站在一旁的西崽，格外地机灵，听了这话，不声不响，就把那个纸叠的菜牌子，轻轻悄悄地递到燕西手上。燕西接着菜牌子，对曾乌二人说道：“二位看看，就是我不请客，他也主张我请客呢。”说着，又对西崽笑道：“你这是成心给我捣乱。我是随便说一句话，作一个人情。你瞧，你也不得我的同意，就把菜牌子拿来。这会子，我不请不成了。我话先说明，我身上今天没带钱，回头吃完了，可得给我写上账。你去问柜上，办得到办不到？”茶房不好意思说什么，只在一旁微笑着。燕西笑道：“看这样子，大概是不能记账，你就先来罢，吃了再说。”茶房去了。曾美云笑道：“金七爷人真随便，和茶房也谈得起来。”燕西道：“还是曾小姐不留心说了一句良心话，我究竟很随便不是？”乌二小姐道：“密斯曾，我是帮你的忙，你怎样倒随着生朋友骂起我来了？”曾美云笑道：“我只顾眼前的事，就把先前的话忘了，这真是对不住。我这里正式地给你道歉。你看好不好？”乌二小姐笑道：“那我就当不敢当。”燕西道：“曾小姐因我的事得罪了乌小姐，我这里给乌小姐道歉罢。”乌二小姐道：“这就奇了，我和七爷是朋友，她和七爷是朋友，大家都是朋友，为什么曾小姐得罪了我，倒要七爷道歉？这话怎样说？若是我得罪了曾小姐呢？”燕西道：“那自然我也替你给曾小姐道歉。”乌二小姐道：“那为什么呢？”燕西道：“刚才你不是说了吗？大家都是朋友。我为了朋友和朋友道歉，我认为这也是义不容辞的事。”这一说，曾乌二位都笑了。燕西刚才本来是一肚子气，到了现在，有谈有笑，把刚才的事，就完全忘却了。

惹事的秀珠，她以为燕西是忍耐不住的，总不会气到底，所以在公园里徘徊着，还没有走。现在和她嫂嫂慢慢地踱到来今雨轩前面来，隔了回廊，遥遥望着，只见燕西和曾乌二人在那里吃大菜。一面吃，一面说笑，看那样子是非常的有趣味。秀珠不看则已，看得眼里出火，两腮发红，恨不得要哭出来。便道：“嫂嫂，我们也到那里吃饭去，我请你。”白太太还没有理会她的意思。便笑道：“你好好请我作什么？”秀珠道：“人家在那里吃了东西来馋我们，我们就会少那几个钱，吃不起一顿大菜吗？”白太太听了这话，向前一看，原来燕西和两位女友在那里吃大菜，这才明白过来秀珠这话，是负气说了出来的。便道：“你真是小孩子脾气，怎么说

出这种话来？七爷未必知道我们还在公园里没走。是他请客，那还好一点，若是别人请他，我们一去，他还是招呼我们好呢？还是不招呼我们好呢？走罢！站在这里更难为情了。”说时，拉着秀珠就走。秀珠本来是一时之气，经嫂嫂一说，觉得这话很对，便硬着脖子跟着走了。燕西远远地见两个女子在走廊外树影下摇摇动动，就猜着几分，那是秀珠姑嫂。且不理她，看她如何。后来仿佛听到一句走罢，声音极是僵硬，不是平常人操的京音，就知道那是秀珠嫂嫂所说的话。心里才放下一块石头。到了上咖啡的时候，茶房就来报告，说是宅里来了电话，请七爷说话。燕西心里想着，家里有谁知道我在这里？莫不是秀珠打来的电话？有心不去接话，恐怕她更生气，只得去接话。及至一听，却是金荣的报告。说是三爷在刘二爷那里，打了好几个电话来了，催你快去。那里还有好些个人等着呢。燕西一听，忽然醒悟过来。早已约好了的，今晚和白莲花在刘宝善家里会面，因为在公园里一阵忙，几乎把事忘了。现在既然来催两次，料想白莲花已先到了。也不便让人家来久候，当时就和曾乌二人说了一句家里有电话来找，我得先回去。于是掏出钱来，给他们会了账。女朋友和男朋友在一处，照例是男朋友会账的，所以燕西不客气，她们也不虚谦。

燕西会了账之后，出了公园门，一直就到刘宝善家里来。刘宝善客室里，已然是人语喧哗，闹成一片。一到里面，男的有鹏振、刘宝善、王幼春，女的有白莲花、花玉仙。一见燕西进来，花玉仙拖着白莲花上前，将燕西的手交给了白莲花，让白莲花握着。笑道：“嘿！你的人儿来了。总算刘二爷会拉纤，我也给你打了两回电话，都没有白忙。”刘宝善笑道：“嘿！花老板，说话客气点，别乱把话给人加上头衔。”花玉仙笑道：“什么话不客气呢？”刘宝善道：“拉纤两个字，都加到我头上来了，这还算是客气吗？”他二人在这里打口头官司，燕西和白莲花都静静地往下听。白莲花拉住了燕西的手，却没有理会。燕西的手被白莲花拉着，自己却也没有注意。王幼春笑道：“七爷你怎么了？你们行握手礼，也有了的时候没有？就这样老握着吗？”这一句话说出，白莲花才醒悟过来，脸臊得通红，赶快缩回了手，向后一退，笑着对花玉仙道：“都是你多事，让人家碰了一个大钉子。”说时，将嘴撇得老高。花玉仙道：“好哇，我一番很好的意思，你倒反怪起我来了，好人还有人做吗？得了，咱们不多事就是了。刘二爷，是咱们把七爷请来的。咱们何必多事？还是请七爷回去罢。”鹏振皱了眉道：“人家是不好意思，随便说一句话遮面子，你倒真挑眼。”花玉仙笑道：“你这人说话，简直是吃里爬外。”王幼春笑道：“你这一句话说出来不打紧，可有三不妥。”花玉仙笑道：“这么一句话，怎么就会有三不妥？”王幼春道：“你别忙，让我把这个理由告诉你。你说三爷吃里爬外，三爷吃了你什么，我倒没有听见说，我愿闻其详。这是一不妥。既然说到吃里，自然你是三爷里边的人了。这是自己画的供，别说人家是冤枉。这是二不妥。刚才你是挑别人的眼，现在你说这一句话，马上就让人家挑了眼去，这是三不妥。你瞧，我这话说得对也是不对？”花玉仙被他一驳，驳得哑口无言。鹏振拉着她在沙发椅

上坐下。笑道：“我们谈谈罢，别闲扯了。”在这个时候，白莲花早和燕西站入门外廊檐下，唧唧啾啾，谈了许多话。鹏振用手向外一指，笑道：“你看人家是多么斯文？那像你这样子，唱着十八扯？”花玉仙笑道：“要斯斯文文那还不容易吗？我这就不动，听你怎样说怎样好？”她说完，果然坐着不动。那白莲花希望燕西捧场，极力地顺着燕西说话。越说越有趣，屋子里大家都注意他们，他们一点也不知道。王幼春是个小孩子脾气，总是顽皮。不声不响，拿了两个小圆凳子出来，就放在他两人身后，笑道：“你两个人，我看站得也太累人一点，坐下来罢。”燕西笑道：“你这小鬼头倒会损人，我们站着说一会话，这也算什么特别？就是你一个人眼馋。得了，把黄四如也叫了来，大家闹一闹，你看如何？”白莲花笑道：“王二爷可真有些怕她，把她叫来也好。”王幼春是大不愿意黄四如的，自然不肯，于是又一阵闹。一直闹了一个多钟头，还是鹏振问刘宝善道：“你家里来了这些好客，就是茶烟招待了事吗？你也预备了点心没有？”刘宝善笑道：“要吃什么都有，就是听三爷的吩咐，应该预备什么？”鹏振道：“别的罢了，你得预备点稀饭。”刘宝善站在鹏振面前，两手下垂，直挺挺地答应了一个喳字。鹏振笑道：“你这是损我呢？还是舍不得稀饭呢？”刘宝善道：“全不是，我就是这样的客气。客气虽然客气，可是还有一句话要声明，就是花老板李老板都有这个意思，希望大家给她打一场牌。”燕西听说，就问白莲花道：“是吗？你有这个意思吗？”白莲花笑道：“我可不敢说，就看各位的意思。”王幼春笑道：“何必这样客气？干脆，你吩咐大家动手就是了。”鹏振道：“我先说，我弟兄两个只有一个上场。”刘宝善道：“这为什么？”鹏振道：“这有什么不明白的？这样打法，或者金家人赢了钱，或者金家人输了钱，省得有赢的，有输的。老七打罢，我和玉仙在一边看牌得了。”燕西道：“我不高兴打牌，我情愿坐着清谈。”刘宝善笑道：“你二位是最爱打牌的人，何以这样谦逊。但今晚若没有两位女客在此，没有人陪着谈话，我怕大家要抢着打牌了。”一句话没说了，只听见有人在外面嚷道：“炸弹！”就在这炸弹声中，只听得屋子中间扑通一声，满屋子人都吓得心跳起来。白莲花正和燕西并坐，吓得一歪身，藏到他怀里去。接上大家又哄堂大笑。

原来是黄四如和王金玉来了。黄四如预先在玩意摊上，买了一盒子纸包沙子的假炸弹藏在身上。未进门之先，吩咐听差不许言语，等屋子里面正说得热闹，一手拿了三个，使劲向走廊的墙上一摔，所以把大家都吓倒了。她和王玉金看见大家上了当，都哈哈大笑。刘宝善看见，首先不依。说道：“幸而我们的胆子都不算小，若是胆子小点，这一下，真要去半条命。我提议要重重罚四如，你们大家赞成不赞成？”大家都说赞成，问要怎么地罚她？刘宝善道：“我以为要罚他们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笑道：“我们当着王二爷的面，也不能占她的便宜，让她给王二爷一个克斯得了。”王幼春笑着跳了起来，说道：“胡说！我又没招你，怎么拿我开心？”刘宝善给他惹了一眼，笑道：“傻瓜！这是提拔你一件好事，这一种好机会，你为什么反对？”黄四如道：“嘿！刘二爷，话得说明怎样罚我？我不懂，什么叫克斯？

别打哑谜骂人。”燕西学着唱戏道白的味儿，对她说道：“附耳上来。”黄四如道：

“你说罢。刘二爷能说，你也就能说。”燕西道：“真要我说吗？我就说罢。他要你和王二爷亲一个嘴。”黄四如听了刘宝善瞟了一眼，将嘴一撇，微笑道：“这是好事呀！怎样算是罚我呢？刘二爷说，人家是傻瓜，我不知道骂着谁了？”刘宝善道：“我倒是不傻，不过我要聪明一点，硬占你的便宜，你未必肯。”黄四如道：

“为什么不肯？有好处给我就成了。”王幼春笑道：“黄老板真是痛快，说话一点不含糊。”黄四如道：“不是我不含糊，因为我越害臊，你们越拿我开玩笑。不如敞开来。也不过这大的事，你们就闹也闹不出什么意思了。”王幼春道：“话倒是对，可是玩笑，要斯斯文文，才有意思。若是无论什么事都敞开来干，那也没有味。”

黄四如道：“我也不是欢喜闹的人，可是我要不给他们大刀阔斧地干，他们就会欺侮我的。”王幼春道：“刚才你还没有进门先就摔炸弹吓人，这也是别人欺侮你吗？”黄四如笑道：“这回算我错了，下次我就斯斯文文的，看别人还跟我闹，不跟我闹？”

说着，便坐在王幼春一张沙发上，含笑不言。燕西笑道：“天下事，就是这样一物服一物，不怕黄老板那样生龙活虎的人，只要王老二随便说一句话，她都肯服从。王老二还要说和黄老板没有什么感情，我就不服这一句话。”黄四如道：“为什么李家大妹子，就很听七爷的话呢，这不是一样吗？”王幼春道：“你刚才说了斯斯文文，这能算斯文的话吗？漫说我和你没有什么关系，就是有关系，你也别当着大家承认起来呀。你要把我比七爷，我可不敢那样高比。”燕西道：“大家都是朋友罢了。一定要说谁和谁格外的好，那可不对。”王幼春将黄四如推了一推，笑道：

“听见没有？人家这话，才说得冠冕呢。”黄四如笑道：“我又怎样敢和七爷来比呢？七爷是个公子，我是唱戏的，说话要说得和七爷这样，那么，我至少也是一位小姐了。”燕西道：“你两个人，这个也说比不上我，那个也说比不上我，既然都比不上我，你们别在这里坐着，就请出去罢。”这一说，倒驳得他两人无辞可答。

刘宝善道：“大家别闹，还是赶快办到原议，来打牌。”鹏振道：“角儿不够，怎么办呢？”刘宝善道：“我也凑合一个，再打电话去找一个，总会找得着的。”燕西道：“不要找别人，找老赵罢。他和王老板不错。”说着，将嘴对王金玉一努。鹏振道：“算了。他有点像他那位远祖匡胤，手段高妙。”燕西道：“打牌就是十四张牌翻来翻去。他有什么大本领，也碰手气。”刘宝善笑着问王金玉道：“王老板，我们就决定了找他了，你同意不同意？”王金玉笑道：“刘二爷，你们大家请人打牌，我哪里知道找谁好呢？”燕西道：“刘二爷你真叫多此一问，好朋友还有不欢迎好朋友的道理吗！”刘宝善于是一面叫听差的摆场面，一面叫听差的打电话找赵孟元。赵孟元本来知道刘宝善家里有一场闹，因为晚上有一个饭局，不得不去。走后告诉了家里人，若是刘宅打电话来了，就转电给饭馆子里。这里电话一去，他的听差果然这样办。赵孟元借着电话为由，饭也未曾吃完，马上坐了汽车到刘家来。一进客厅，燕西便笑道：“真快真快！若是在衙门里办事，也有这样快，你的差事，就会办得很好了。”赵孟元道：“上衙门要这样勤快作什么？勤快起来，还

有谁给你嘉奖不成？我觉得天天能到衙门里去一趟，凭天理良心，都说得过去。还有那整年不上衙门的人，钱比我们拿得还多呢。”鹏振道：“这里不是平政院，要你在哪里告委屈作什么？赶快上场罢，三家等着你送礼呢。”赵孟元道：“今天是谁打牌？谁得先招待招待我。这场牌打下去，不定输赢多少。赢了倒还罢了，若是输了呢，我这钱，岂不是扔到水里去了？”说这话时，先看了一看花玉仙，然后又看一看白莲花。她两人未曾听得主人表示，这牌是谁打的，她们也就不敢出头来承认。鹏振道：“我们还没有和李老板帮过忙，今天就给李老板打一场罢。”白莲花一站起身来，对鹏振笑道：“谢谢三爷。谢谢赵老爷。”赵孟元走上前一步，握住了她的手笑道：“我佩服你谢得不迟不早。”白莲花被赵孟元握住了手，她可偏过头对刘宝善笑道：“谢谢刘二爷。”刘宝善笑道：“你真机灵。我心里一句话没说出来，说是不谢我吗？你倒先猜着了。你怎样不谢谢七爷呢？”白莲花道：“大家不是说我和七爷关系深些吗，这就用不着客气了。”刘宝善道：“七爷听见没有？就凭这两句话，一碗浓米汤也灌得你会糊里糊涂呢。”燕西靠了沙发椅坐着，只是微笑。听差来说，牌已摆好了，刘宝善向鹏振道：“贤昆仲哪一位来？”花玉仙道：“李家大妹子说，七爷和她关系深呢，当然是七爷来。”刘宝善道：“不对，没有自己人给自己人抽头的。你说了这话，就应当三爷来。”花玉仙笑道：“我这一问，倒问出三爷的责任来了，这牌倒非他打不可呢。既然这样，就请三爷打罢，我是极力赞成，下一回子，我还可以照样办呢。”白莲花笑道：“得啦！大姐，你让三爷给我帮个忙，有你的好处。”花玉仙道：“你何必这样说呢？我还能拦住三爷不打吗？”说话时，大家都起身向旁边小客厅里走，白莲花就抱住花玉仙的脖子，对着她的耳朵，唧唧啾啾地说了一阵。然后拍着花玉仙的肩膀道：“大姐，就是这样说罢，我重托你了。”花玉仙的眼睛可瞟着燕西微笑。燕西笑道：“我知道了，将来一定和你帮忙。”花玉仙笑道：“只要七爷说句话，那我就放心了。”他们也就一齐跟到牌场上来。鹏振道：“打多大的？五百块一底吗？”王幼春连连摇手道：“不成！不成！我不能打那大的牌。输了怎么办？三爷能借钱给我还账吗？”鹏振道：“别小家子气，就这么一点小事，推三阻四的，有多么寒碜？况且我们还是交换条件，下次我也和你帮忙呢。”王幼春道：“下次你和我帮什么忙？”鹏振将嘴向黄四如一道：“难道你就不给她打牌吗？”黄四如真不料鹏振会说这样好的话，不由眯着眼睛笑道：“只要大家也能赏面子，三爷的顺水人情，还有什么不肯做的。”王幼春笑道：“你真一点不客气，就猜到我一定会做顺水人情？”黄四如笑道：“三爷，我就不会伺候你，你也只有心里不愿意。当着这些个人，你若说出来，我这张面子往哪里搁？”她说出这样的软话来，倒弄得王幼春不好再说什么，只笑了一笑。刘宝善笑道：“我们只是替人帮忙，三爷以为大家彼此拼命吗？我自己有限制的，至多是两百块钱一底。我若送个六七百块钱，大概还可以开支票，若是再大些，就不要怪我开空头支票抵债了。”鹏振笑道：“这话也只有你肯说，因为你总是陪客，捞不回本钱的。”刘宝善笑道：“可不是吗，若照定三爷的定额陪客，这里还摆着



三四场呢，我要用多少钱来陪客呢？”燕西也以为王幼春在场，他是不能多输的。钱多输了，一来他拿不出，二来让玉芬知道了，说是戏弄她的兄弟，负担不住那个名义。因此便道：“小点也罢。大家无非好玩，过了几天，我要出来陪客，也是照样子办。”王幼春笑道：“就是七爷能体谅我，我们就打二百块底罢。”形势如此，大家也就无异议。四圈打完，王幼春就输了一底半。燕西心里，老大过不去。便道：“老二，我们合股开公司罢。”王幼春笑道：“不成，我输了一个小窟窿下去了，合股起来，我要捞本，只能捞回一半。”燕西道：“若要开公司，当然从前四圈起算。”赵孟元对燕西伸了一个大拇指，笑道：“七爷做事漂亮。第二次我们要打牌输了，也要找七爷开公司了。公司里要倒，有洋股分加入，那是自然有人欢迎的。”王幼春笑道：“胡说！我这公司，资本雄厚，决不倒的。”正说这话时，燕西在身上拿出一叠钞票，由他肩上伸了过去，轻轻放在王幼春面前，笑道：“你先收下，这是两股。”王幼春笑道：“嘿！这是成心来捧场的，身上带着许多现款呢。”燕西笑道：“你以为我是财神吗？身上随带着就有几百块。其实，因为钱完了，今天下午，在银行里取来的钱。若是输了，我明天零用钱，都要想法子了。”王幼春笑道：“不会输的。衣是精神，钱是胆，有了钱，就会放手做去了。”刘宝善道：“老二，你这话露了马脚了。原来你上场是空心大老官，没有本钱？我们可差一点儿让你把钱蒙去了。”王幼春道：“蒙事就蒙事罢。是你要我来的，又不是我自己要来的。”燕西道：“不要说笑话了。别把我几个血本也输了，我来给你当参谋罢。”于是燕西坐在他左边，白莲花坐在他身后，黄四如坐在他右边，三个人帮着他打牌。四圈打完了，王幼春居然反输为赢。在他输钱的时候，黄四如坐在边下，也不敢靠近，也不敢多说话。现在那就有说有笑。王幼春一抽烟卷，黄四如就擦了取灯，给他点上。王幼春抽了半根，不要抽了，黄四如就接过来自己抽。打牌的人，一心打牌去了，倒不留神。燕西就不住用胳膊碰白莲花，眼睛去望着她。白莲花也对燕西望望，微微笑了一笑。黄四如正在抽烟时，王幼春却伸手到旁边茶几上来拿茶杯。拿了茶杯，就要拿过去喝。黄四如按住他的手，说道：“凉的，不能喝，我来罢。”于是站起身来，在旁边茶几上的茶壶里，斟了一杯热气腾腾的茶，送到王幼春面前。他心在牌上，茶来了，举起茶杯就喝。连劳驾两字，都没有说出来。燕西先未曾注意，自从发生了这事之后，可不住地瞟着她了。那黄四如和王幼春各有各的心事，有人注意，她却不知道。后来王幼春取了一副好牌，正要向清一色上做，黄四如伸着头到王幼春肩膀上，笑嘻嘻地指挥他打牌。燕西私私地将白莲花的衣袖扯了一下，却忍不住一笑，他的意思，是告诉王黄亲热的模样。白莲花却误会了他的意思，以为有什么话要说，便借着斟茶喝为由，坐在一旁去了。



第三十九回

情电逐踪来争笑甜蜜
小星含泪问故示宽宏

这时，燕西伸了一个懒腰笑道：“休息一会罢。”便取了一根烟卷坐在一边抽烟。白莲花静静地坐着，忽然微微一笑。笑了之后，抽出肋下掖的手绢，结了一个大疙瘩，坐了拿着，向右手掌心里打，低了头，可不作声。燕西笑道：“来，坐过来，我有话和你说。”白莲花笑道：“我们离得路也不远，有话可以说，何必还要坐到一处来说？”燕西笑道：“我的中气不足，坐到一处，声音可以小一点，省力多了。”白莲花笑道：“坐过来就坐过来，我还怕你吃了我不成？”说时，便坐到燕西一处来，牵过燕西一只手，将手绢疙瘩在他手心里打。燕西笑道：“怎么着？我犯了什么法，要打我的手心吗？”白莲花笑道：“你这话我可不敢当。”燕西轻轻地说道：“不要紧的，你打就打罢，你不知道打是疼，骂是爱吗？”白莲花红了脸，也轻轻地笑道：“别说罢，他们听见，那什么意思？”燕西笑道：“听见也不要紧。你瞧，王二爷和黄老板那种情形，不比我们酸得多吗？”白莲花道：“可惜我们家屋子脏得很，要不然，可以请七爷到我家里去玩玩。”燕西道：“真请我去吗？”白莲花微笑道：“我几时敢在七爷面前撒谎？”燕西道：“撒谎倒是没有撒过。不过从上海来的人，多少总有些滑头，我觉得你说话很调皮，怕你也有些滑头呢。”白莲花道：“七爷，你说这话，有些冤枉人。我纵然调皮，还敢在七爷面前调皮吗？”燕西笑道：“那也说不定。但是调皮不调皮，我也看得出来的。”白莲花道：“这就是了。七爷凭良心说一句，我究竟是调皮不调皮呢？”燕西笑道：“在我面前，还算不十分玩手段。可是小调皮，不能说是没有。”白莲花笑道：“请七爷说出来，是哪一件事有些小调皮？”赵孟元抬起一只手，对这方面招了几招，笑道：“七爷，

七爷，请过来，给我看两盘。”燕西道：“我自己开了公司，不看公司里的牌，倒看敌手的牌吗？”赵孟元笑道：“我倒不一定要七爷看牌，不过七爷在那里情话绵绵，惹得别人一点心思没有，我愿七爷到隔壁屋子里说话，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”燕西就对白莲花笑道：“好吧？我们到隔壁屋子里说话去。”白莲花笑道：“何必故意捣乱？我还是来看牌。”说时，就走到鹏振后面来看牌。这正是鹏振当庄。掷下骰子去，就叫：“买一百和，老刘，你顶不顶？”刘宝善笑道：“我不顶。上次你买五十和，我顶五十和，上了一回当，你想我会再上第二回当吗？”鹏振笑道：“你不顶，就没有种。”刘宝善道：“你不要用这种激将法。我又不是当兵的老倌，也不和人打架，管他有种没有种呢？”说话时，鹏振已将牌起好，竟是一上一定，牌好极了。白莲花笑道：“怪不得三爷要头一百和。”刘宝善道：“怎么着？手上有大牌吗？”白莲花微笑道：“我不便说。”刘宝善碰了一个钉子，就不作声。过了一会，鹏振吃了一张，果然和了。自这一牌之后，他就接连稳了三个庄。赵孟元笑道：“了不得，我要钉他几张牌了。不然，尽让他兄弟两个人赢钱。”白莲花见站在这里，鹏振大赢，不好意思，也就闪了开去。坐了一会，又慢慢踱到刘宝善身后，看了一盘。因见他哪里衔了烟卷，要找取灯，连忙擦了一根，送了过去，给他点烟。刘宝善将头点了一点，然后笑说道：“劳驾！劳驾！到了这里，我是主人，怎么还要你来得我的忙呢？”白莲花笑道：“这算什么？二爷帮我的忙可就大了。”刘宝善道：“怎么不算什么？我告诉你一段笑话罢。我有一个本家兄弟，专门捧唐兰芬，天天去听戏叫好，花的钱也可观了。戏散之后总要去后台的小门口去站班，希望人家给一点颜色。有一天，经人介绍，在后台门口见了面，人家也没有多说，只说了一句：贵处是湖北吧？听你说话的声音很像呢。他这一乐，非同小可，一直笑了回来。不问生熟朋友，见了就先告诉人说道：唐兰芬和我说话了，唐兰芬和我说话了。你瞧，只和他说两句话，他就乐得这样。我又没捧过李老板一次，李老板倒肯给我点烟，这面子可就大了。还值不得说一说吗？”白莲花笑道：“言重言重，你打牌罢。若为我擦了一根取灯，让刘二爷挨一盘大的，我心里倒过不去。”刘宝善笑道：“只要李老板肯说这句，挨一盘大的也值。”赵孟元笑道：“这样说，你就多灌他一些米汤，让他多挨几盘大的罢。”白莲花笑笑，对赵孟元看了一眼，在刘宝善身后看了两三盘，慢慢地却又踱到赵孟元身后来。燕西躺在沙发上，冷眼看着白莲花。见她在四个人身后，都站了一会子，这分明是对各人都要表示好感，不让任何人不满意。这样一来，她所需要捧场的人，也可以多一点。如此说来，真是用心良苦了。白莲花一直将四个人的牌都看过了，然后才坐到燕西一处来。燕西握住了她的手，正要安慰她两句。

忽然有人在外面哈哈大笑一声，接上说了一句道：“好哇！你们躲在这里快活，今天可让我捉住了。”说话的人走了进来，正是凤举。刘宝善笑道：“呵哟！大爷，好久不见了。今晚上怎样有工夫到我们这里来走走？”凤举一见燕西和一个漂亮女子坐在一处，便问道：“这位是谁？”燕西还不曾介绍，白莲花就站起来先叫了一

声大爷。接上说道：“我叫白莲花。”凤举笑着点了一点头。便和鹏振道：“这倒好，郎舅兄弟捧角儿捧到一处来了，这一班小孩子也就够胡闹的了。”赵孟元笑道：“大爷别怪我旁边打抱不平。你做大爷的，在外面另租小公馆住都可以。他们和几个女朋友打一桌牌，这也很平常的一件事。”凤举笑道：“我可没有敢说你，你也别挑我的眼。”赵孟元笑着对鹏振道：“怎么样？我给你报仇了不是？大爷，你这件事，什么时候公开？也应该让我们去看看新奶奶吧？”凤举道：“不过是人，有什么看头？”赵孟元道：“怎么没有看头？要是没有看头，大爷也不会花了许多钱搬到家里去看呢！”刘宝善、王幼春都附和着说：“非看不可。”凤举笑道：“我不是不让诸位去看，无奈她不愿意见人，我也没有办法。”赵孟元道：“这是瞎扯的，靠不住。我现在可以先声明一句，无论是谁，见了这位新大奶奶的，都要保守秘密，不许漏出一个字，有谁漏了消息半点，就以军法从事。”说这话时，可就用眼睛瞟了鹏振、燕西一下，笑道：“执法以绳，虽亲不二。你们二位，听见没有？”鹏振和燕西自然不好说什么，只是微笑。刘宝善道：“我看大爷还是让我们去的好。若不让我们去，我们就会邀一班胡闹的朋友作不速之客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大闹起来，那就比招待我们费事多了。”凤举笑道：“你二位的事，还不好办吗？随便哪一天去，先通知我一声就是了。”白莲花在一边听了半晌，这才明白了一些，大概是这位大爷，瞒住了家里，在外面又娶了一位姨奶奶。因笑道：“大爷新娶的大奶奶，来了多少日子了？”刘宝善道：“还不过一个来月哩！不但是娶过去没有多久，就是他们俩认识，也没有多久。像你和七爷这样要好，恐怕还要不了这么久呢。”白莲花弄得不好意思，将嘴一撇笑道：“干吗？……”这两个字说完，又无什么话可说了。赵孟元笑道：“别不好意思，这话也不是瞎说的。好比今天这场牌，我们不和别人打，单替你打，这就是看到你和七爷的关系深，帮你的忙，也就和帮七爷的忙一样。就在这一点上，你可以知道将来怎么样了，还用得着说吗？”白莲花笑道：“你要说这话，我可要驳你一句。将来大家总也有给花大姐、黄大姐打牌的日子。这又能说因为和谁要怎样，才肯来的吗？”鹏振道：“你这句话，说得很奥妙，什么叫作怎样？谁和谁怎样？又怎样呢？”白莲花笑道：“唉！三爷别说了，瞧牌罢。若是谁要敲了一个三抬去，可不便宜。”凤举见他们围在一处打牌说笑，却是有趣，不觉也就加入他们的团体，一直看他们打完了四圈牌，接上又吃稀饭，还舍不得说走。

这时电话就来了，听差说是请金大爷说话。这电话就在打牌的隔壁屋子里。大家听他答应道：“是了，我就回来的，还早着呢！”凤举挂上电话进来，赵孟元便问道：“是新奶奶打来的电话吗？”凤举笑了一笑。赵孟元道：“这就太难了。出来这一会子，就要打电话催，比旧奶奶管着，还要厉害多少倍了。”王幼春道：“这位新嫂子，耳目也灵通，怎样就知道大爷在这里？又知道这里的电话哩？”刘宝善道：“老二，你还没有经过这时期，你还不知道。一个人在新婚宴尔的时候，是没有什么话不对新夫人讲的。大爷今天出来，一定是对夫人先声明了，说是到我这里来了。一来让新奶奶好找，二来也可借此表示并没有回家去见旧奶奶。所以新奶奶



打了电话来了，大爷自己接着，这就算没有走开，证实了大爷说话，并不撒谎。大爷，你说我这话猜到了你的心眼儿去了没有？”凤举笑道：“猜到心里来了，你刘二爷还不是一位神机妙算的赛诸葛吗？”凤举虽然是这样说着，但是也只再看了三四盘，一声不响地就走了。赵孟元道：“老刘，明天我们就去。三爷七爷你们二位去不去？”鹏振道：“大爷还没有对家里人实说呢，我们还是不去的好，将来家里发生了问题，我们也省得置身事内。”刘宝善道：“以大爷的身份而论，讨一个姨太太，那也不算过分，为什么连家里都不告诉哩？要是这样，轮到你二位身上，那有希望吗？我看你们帮大爷一点忙，把这事通过家庭罢。将来你二位，也好援例呀，你看我这话对不对呢？”金氏兄弟不过微笑而已，倒弄得花玉仙、白莲花很有些不好意思。这时，牌又打完了四圈，共是十二圈了，依着刘赵还要打四圈，鹏振就不肯。大家明知道他是夫人方面通不过，当着他大舅在这里，不好开玩笑，也就算了。算一算，共打了二百多块钱头钱。输得很平均，只鹏振赢了三四百块钱；其余三家都输。输家为头家可得现钱起见，都掏出钞票换了筹码，没有开支票。燕西将头钱里面的钞票叠在一处，轻轻地向白莲花手里一塞，笑道：“太少，做两件粗行头穿罢。”白莲花拿着钱，就满座叫多谢。说毕，一回头，又对燕西道：“七爷，我还有一件事求你。我回去没有车，借你的车坐一趟回去，成不成？路也不多，开到我家马上就让他们回家去，也不耽误什么时候的。”燕西道：“我这也就走了，我送你回去得了。”花玉仙就问鹏振道：“我呢？”鹏振道：“当然我也送你回去。”王幼春就对鹏振道：“三哥，你那车让我搭一脚成不成？”鹏振笑道：“我这车，要送你，又要送你的朋友，有好几趟差事呢。你不知道省几个钱，自己买一辆小伏脱坐吗？遇到新朋友，也是一个小面子呀。”王幼春道：“我要坐就坐好的，摇床似的汽车坐着有什么意思？就是请朋友坐，朋友也会笑断腰呢。”燕西笑道：“黄老板，你笑断腰不笑断腰呢？你说二爷把自己汽车送你有面子呢？还是搭人的车坐有面子呢？”黄四如笑道：“有交情没有交情，也不在乎坐汽车不坐汽车。”燕西对王幼春道：“她到处关照你，盛情可感啊！”王幼春笑道：“你不要多我的事，你送你的贵客回家去罢。”这时，白莲花已经披上一件天青色的斗篷，两手抄着，站在人丛中有许久了。别人说笑，她只是站在那里望着。这才说道：“我等许久了，要走就走罢。”燕西微微地抄着她斗篷里的胳膊，并排走出大门，又同上汽车。车开了一会，白莲花微微一笑。燕西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白莲花道：“你那些朋友，开玩笑开得厉害，我有些怕他们。”燕西道：“怕什么？你也索性和他们开玩笑，他们就不闹了。”白莲花摇摇头道：“像老黄那个样子，我办不到。”她这样一摇头，有一支头发却从额角上披了下来。燕西见她两手抄了斗篷，不能去理头发，一伸手就给她轻轻地将头发理上去。笑问道：“你回去得晚了，你妈不会问你吗？”白莲花道：“平常除了上戏园子，回去晚了，那是不成的。不过和七爷在一处，无论什么时候回去，都不要紧的。”燕西笑道：“那为什么呢？对于我感情特别的好吗？”白莲花笑道：“凭你说吧！我是不知道。”燕西道：“据你这话看，自然是

特别和我要好。但是她一回也没有看见过我，怎样就对我特别要好呢？”白莲花道：“那也因为是我的关系。”燕西道：“你这话我越听越糊涂了。刚才你说你母亲有些干涉你。现在又说有你的关系，她就特别对我要好，这话我简直不能明白。”白莲花在斗篷里伸出手来，握着松拳头，在燕西大腿上轻轻捶了一下。笑道：“你这人真是蘑菇。”燕西笑道：“你到北京还没有几天，怎么新出的土话也学会了？”白莲花道：“你以为我们在上海，也是说南方话吗？”燕西道：“你说起这个，我倒想起了一桩事，我以为在上海住着，听着人说北京话，觉得格外地好听。好比在北京住着，听人说苏州话一样，娇滴滴的，分外入耳。”白莲花道：“你说的是小姑娘说话吧？”燕西笑道：“自然是小姑娘，娘们也还对付。在南方听男子汉说北京话呢，倒不怎样讨厌。若是在北方听一大把胡子的人说真正的苏州话，可是怪肉麻的。”白莲花道：“我在苏州前后也住过一年多，勉强说得来几句苏州话。以后我们见面就说苏州话罢。”燕西笑道：“你不是苏州人，我也不是苏州人，见了面说苏州话，人家还要笑我们是一对傻子呢。”说到这里，汽车门忽然开了，小汽车夫手扶着门，站在地下。燕西道：“怎么着？到了吗？”小汽车夫笑道：“早到了。”燕西笑道：“你瞧！我们说话都说糊涂了，到了都会不知道。”白莲花笑着下了车，说道：“你愿意坐在车上说话，我再坐上去，开了绕一个弯罢。”燕西笑道：“好罢。只要你肯坐上车来，我就带你去绕个圈圈，要什么紧？”白莲花只回头对燕西一笑，自上台阶，去敲门环。燕西让她敲开了门，才肯吩咐开车。白莲花家里听到门外汽车响，知道是燕西用汽车送白莲花回来了。她的母亲就亲自走出来开门，看见汽车上坐了一个年轻的人，料定了就是金七爷。便道：“七爷，费你心啦，还要你亲自送来，真是不敢当。家里坐一坐去吧？”白莲花道：“这样夜深了，家里没个茶没个水，请人哪儿坐呀？我约了七爷了，请他过一天再来。”燕西就隔着车窗，笑着给她母亲点了点头，汽车这才开走了。

燕西回到家里，已经差不多到三点钟。金荣已经将棉被展开，他脱了衣服，倒头便睡。一觉醒来，已是红日满窗，坐了起来，伸了一个懒腰，靠着床柱便按电铃，恰好听差屋里人走空了。按了两次铃，还没有见人来。便喊道：“金荣呢？怎么老不见人？”说话时，门轻轻一推，燕西看时，却是佩芳。她穿了青哔叽滚白辫的旗衫，脸色黄黄的，带有三分病容。脸上固然摒除了脂粉，而且头发也不曾梳拢，两鬓的短发，都纷披到耳边。她究竟是个大嫂，不须避嫌，就一直进房来，笑问道：“好睡呀！怎么睡到这个时候？”燕西道：“是什么时候？有十二点钟吗？”佩芳道：“怎么没有十二点钟？你忘了你的窗户到下午才会晒着太阳吗？”燕西在枕头底下掏出一只小瑞士表来一看，却是两点多钟了。笑道：“真好睡，整睡十二个钟头。”佩芳道：“又打了一宿牌吗？怎么闹到这时候才醒？”燕西笑道：“可不是！打了一宿牌，倒赢了几块钱。”佩芳笑道：“我管你输钱赢钱。我问你打牌，有没有大哥在内？”燕西道：“没有他，我们几个人坐在一处闲谈，回头凑合着就打起牌来了。”佩芳道：“在哪里打牌？”燕西道：“在刘宝善家里。”佩芳笑道：“我知

道的，那里是你们一个小俱乐部，到那里去了，没有好事。那地方你常去吗？”燕西道：“也不天天去，偶然一两天去一两回罢了。”佩芳道：“你大哥呢？”燕西道：“大概也是一两天去一回。”佩芳道：“这样说，你们哥儿们是常在一处玩的。怎么他娶了一位新大嫂子，你一声也不言语呢？”燕西作出很惊讶的样子道：“谁说的？哪有这件事？”佩芳道：“你这孩子，也学得这样坏。嫂子有什么事对你不住？你也学着他们一样，也来冤我？”说到一个冤字，嗓子就哽了，有话也说不出，眼圈就起了一个红晕儿。燕西一面穿衣服下床，一面说道：“我能够起誓，我实在不知道这一件事情。别说不见得有这一件事，就是有这件事，我一张嘴是最快的，大哥焉肯先对我说。”佩芳道：“你就是不知道，大概总听见说过的了？听说这个女人有二十多岁，长得并不好看，倒是苏州人，对吗？”燕西正对了洗脸架子上那面大镜子，在扣胸前纽扣，背对着佩芳，听她样样猜一个反，不觉好笑。转念一想，且慢，不能听得样样相反，她不要故意如此，让我说不对，她就好追问吧？因笑道：“我对于这个消息，根本上就不知道，我知道是苏州人还是扬州人呢？你真要问这个事，你叫我去打听打听得了，你要问我，真是问道于盲了。”佩芳笑道：“你这孩子真调皮，讨不出你一点口风。你既然担任给我打听，我就拜托你罢。你什么时候给我的回信？”燕西道：“这可说不定，也许两三个钟头以内，也许二三十天以内，事情是在人家嘴里，人家什么时候告诉我，我什么时候告诉你，我怎样可以预定呢？”佩芳道：“你不要说这样的滑头话，干脆，不肯给我打听就是了。不过我托你一件事，见了你大哥的时候，你给我传个信，你说我要到医院里去养病，请他抽空送我一趟。医药费也不必他拿一个，我全有。他若是不回来，我就自己去找，找了不好的医院，把病医治坏了，可是人命关系。”燕西笑道：“何必叫我撒这样一个谎？叫大哥回来就是了。你能说能笑，能吃能喝，哪里像有病呢？”佩芳笑道：“是罢，你是处女式的小爷们，知道什么病不病？你给我对他一说就是了，至于他回来不回来，你可不必管。”燕西道：“叫他回来还不容易吗？何必费这些事？他昨天下午，不是回来了一趟吗？”佩芳道：“我有一个多礼拜没有见他的面，昨天他哪里回来了呢？”燕西道：“他昨天的确回来了。大概他只在前面混一混，没有到后面去。”说着，笑了一笑，因道：“我给你一个好主意，你只要对听差说一声，只要大哥来了，就报告你一声，你马上出来，你还见不着吗？”佩芳道：“我叫你办这一点儿小事，你就这样推三阻四的。以后你望嫂子替你做事，你还望得到吗？”燕西笑了一笑道：“我这是两姑之间难为妇了。痛痛快快帮嫂子的忙吧，又得罪了大哥。不管这些闲事吧，又得罪了大嫂。我究竟应该怎么样办呢？”佩芳笑道：“你和你哥哥有手足之情，自然应当卫护着哥哥。但是要照公理讲起来呢，谁有理就该帮谁，那应当帮为嫂的了。我也不是不肯让你哥哥讨人。只要讨的人走出来看得过去，又还温柔，他就彰明昭著一马车拖了回来，我决不说半个不字。现在瞒了我，瞒了父母，索性连你们兄弟都瞒起来了，另在外面开一个门户，这实在不成事体。不知道的，还要说我是怎么厉害呢。我不恨他别的，我就恨他为什么瞒着我们讨了，

还要给我们一个厉害的名声？”燕西笑道：“据大嫂这样说，这个人竟是可以把她接回来的了？”佩芳一拍手道：“怎样不可？你怕我想不通吗？他在外面另成一个门户，一个月该花多少钱？搬了回来，要省多少钱？花了省了，是谁的呢？”燕西笑着把大拇指头一伸，说道：“这样大方，真是难得！”佩芳道：“我不是说一句不知上下的话，我们上一辈子，不就是两个姨母吗？母亲对姨母是怎样呢？他照着上人的规矩办下来，我还能说什么？不过我们老爷子讨两位姨母，可不像他这样鬼鬼祟祟的呀。燕西见她话说得这样切实，也很有理由，笑道：“嫂子是真大方，既然如此，我给你和老大办办交涉看。”佩芳道：“你尽管去和他说，你看我办得到办不到？你在什么时候对他说了，就请你什么时候给我一个信。我对于这位新奶奶也是以先看为快呢。”燕西道：“只要见着他，我就对他说，决没有问题。”佩芳见他已表示可以帮忙，总算是表示好意了。因此，陪着他说了许多闲谈，一直等到燕西洗过脸喝过茶，金荣送上点心来吃，佩芳才出门而去。

燕西起来得晚，混一混就天晚了。吃过晚饭，一人转觉无聊，坐汽车出去，汽车又让人坐走了。想着还是找清秋谈一谈，比较上有趣一点。于是就雇了一辆人力车到冷家来。不料到了那里，清秋又出去了。心想，白莲花昨天约我，我不曾告诉她日子，我今天给她一个冷不防撞了去，看她究竟在家里作些什么？这也算是很有趣的事，何妨试试。因这样一想，又坐了车，到白莲花家来。打了几下门，是白莲花家一个老妈子来开门。她在黑影里，也看不出燕西是怎样一个人，开了门，便粗声粗气地问是找谁？燕西道：“我姓金，会你们李老板来了。”白莲花有个远房哥哥，是戏班子里一个打零碎的小角，也住在这里。他喜欢提了鸟笼子上小茶馆，乱七八糟的朋友很多。白莲花的母亲李奶奶很讨厌他的朋友前来麻烦。因此，有朋友来会李老板，总是回绝的时候多。因此，那老妈子很不客气地说道：“他不在家，出去一天了。”燕西道：“还不回来吗？”老妈子道：“今晚上就睡在外头，不回来了。”燕西一想，这是什么话？怎么白莲花会睡在外面？但是她是这般说的，也就不便追问所以然。因笑道：“她就一宿都不回来了吗？”老妈子道：“你这人真麻烦，谁知道呢？”燕西出世以来，也未尝碰过老妈子的钉子。现在受老妈子这样抢白，十分不高兴，不过自己为人，向来不大发发脾气，况且白莲花家里，一回也没有来过，怎么可以对人家发气？只得认作倒霉，自行走了。



第四十回

胜负不分斗牌酬密令
老少咸集把酒闹新居

那老妈子一路叽咕着进去，口里念念有词道：“又是一个冒失鬼，我也没问他姓什么？他自己说是姓金。我三言两语，就把他轰跑了。”白莲花问道：“是一个二十来岁穿外国衣服的人吗？”一面说着，一面向屋子外跑。老妈子道：“可不是！倒穿的是洋服呢。”白莲花母女不约而同地叫一声糟了。白莲花道：“大概没有走远吧？赶快去请回来。”她母亲李奶奶道：“她哪儿成？她去请人家，人家也不会来呢。你去一趟罢，平白得罪一个人怎么好呢？”白莲花一想也是，顾不得换衣服，问明老妈子是走南头去的，出了大门，赶紧就向南头追赶。恰好燕西无精打采，两手插在衣袋里有一步没一步地走着，还没有雇车呢。白莲花在后认得后影，就连叫了几声七爷。燕西一停步，白莲花走上前，握住燕西的手笑道：“真是对不起！我家雇的那个老妈子，什么也不懂得。她以为是找我们哥哥的呢。”燕西还没有答话，后面又有人嚷道：“大姑娘，七爷在这儿吗？”白莲花道：“在这儿呢。”李奶奶听说，就赶上来，笑着对燕西道：“七爷，真对不起，真不知道七爷肯到这儿来。你不要见怪，请到我们家坐坐去，就是屋子脏一点。”白莲花笑道：“人家怕屋子脏就不会到咱们家来敲门了。七爷你说是不是？七爷倒是真以为我不在家，所以就走了，他值得和老妈子生气吗？”李奶奶道：“我在前面走吧，这胡同里漆漆黑黑的，不好走。”

燕西本来一肚子不高兴，现在被她母女二人包围着，左一声右一声地叫七爷，叫得一肚子气，都化为轻烟。加上白莲花执着他两只手，又暖和，又柔软，随便怎样，不能当着人家生气。只得笑道：“我又没说什么，你们左一句右一句对不起，